

人生絮语

告别2024

文/李元岁

2024年12月31日那张日历也即将被撕掉,该回首盘点总结一下,给逝去的2024年画个句号了。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以“码字”“练笔”“旅游”“身体”“问安”5个方面作简明扼要的盘点总结。

先说码字。码字是指自己的文学创作。基本上完成了年初预定的每天码1000字的文学作品创作任务,全年共码字35万余,无“大部头”,大都为“豆腐块”;“发表率”不太高,约能占到30%左右,且大都发表在本区(自治区)、市级报刊上,外省市的极少。所发作品无一获奖。包括2024年内,连续两年没有在那家曾多次发我作品的省级报纸上发表整版短篇小说,这无疑落有遗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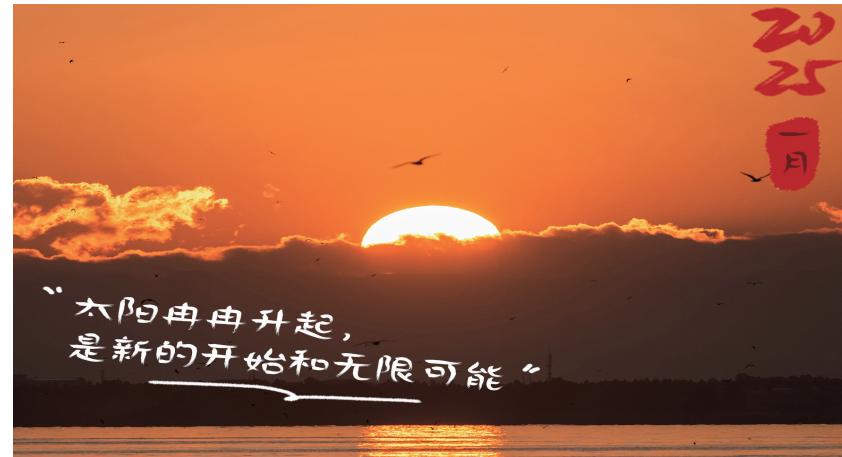
再说练笔。练笔是指自己写毛笔字,学书法。写毛笔字,学书法断断续续已有五六年时间,自我感觉较先前写出了一些模样,但离“称名论家”尚有十万八千里。有打“退堂鼓”的念头,但又不忍心“半途而废”。故而,有时晨起后,便铺纸沾墨挥毫,涂鸦一番。将写下的,选自认为“拿得出手的”发往朋友圈,便可换取十几个点赞。可几番发出,点赞的还是那几乎不变的十几个朋友,于是便心灰意冷,不忍心再发,劳顿人家,浪费感情!不过还好,练笔将喝酒喝得手抖的毛病缓解了不少。

再说旅游。旅游于我而言,并没有多大兴趣,我奉行的是“好出门不如歹在家”。可在女儿的鼓动促使下,今年还是去了两个地方。一是海滨旅游胜地北戴河,二是边陲小城二连浩特。去北戴河是夏天随旅游团去的。我、老伴儿、小姨子,还有小外孙女仲希。行程5天,两天全花在路上。余下的3天,逛了北戴河,还去了一趟山海关,游历领略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可把小外孙女仲希玩了个不亦乐乎!二连浩特是自驾游。女儿、女婿轮流替开车,连去带回两天时间。游览了二连国门,给大外孙伯言小外孙女仲希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再讲讲身体。我的身体还算凑合,古稀之年的人,大毛病没有,小毛病不断。很少去医院,今年却去了两趟。夏天那日,突然肚子疼得要命。让女儿拉去医院一检查,说是肾结石发作。打了几瓶吊针也就没啥事了。第二次是前些日子,突然头昏不止。女儿拉我再去医院,一查,说无大碍,复位一下就得了。大夫扶我下卧,并左右扭转几下脖颈,便也手到病除,真的不头昏了。

最后说问安。问安是我每天早晨的“必修课”。晨起,睁开眼后,躺被窝里,就给我的十几个最要好的微信朋友发个“早上好”的图标。这十几个最要好的微信朋友有的是我的同事,有的是同学,亦有朋友;当然,这些同事、同学、朋友同样也会回复一个“早上好”,就这样,我们通过相互问安,来互递信息、增近友情;最起码,能传递一个“我们还都健健康康地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信息……

给2024年画上一个句号,2025年将又从逗号重新开始。



都市心情

2025,时间旅程……

文/李小米

时间,以水流、以风吹、以云走、以光照、以离弦之箭的方式,穿过我的身体,穿过属于我的2025,栖息在时间的原野上。

老院子栖息在我柔软的心房,它泛出时间的古铜色,治愈着我莫名的焦虑情绪。

在城里的宋哥,有一个属于他的老院子,树影婆娑,苔藓漫漫。宋哥面色红润,步履轻盈。有天,我去宋哥的老院子,只见一只黑猫趴在屋顶上打瞌睡,簌簌落叶在院子里的天井上空盘旋。8年前,宋哥在离城70多公里以外的草木深山中,觅得这一家乡下老院。于是,他把那个老院改造,成了他和宋嫂在乡下的安妥身心之地。

每一个老院子,都有它的精神面相。宋哥那个在云雾山中的老院子,遍布凛凛黑漆般的杉木,一眼望去,心中有天地之间的肃穆。这个老院子散发的气流,契合着宋哥胸腔里的呼吸。一年之中,我总要去宋哥的老院子好几次。遇到春日里的朦胧烟雨,老院子里的青瓦如等着墨的宣纸铺开,屋上生起袅袅雨烟,我凝视着院中谦卑的依依垂柳,心境宽阔柔和。冬天去老院子吃柴火鸡,雪下了整整一夜,清晨就开始在一个老鼎罐里炖肉,是我在老院子里享受到的待遇。

2025,我要时常去宋哥这样的老院子走一走、住一住,寂静山野里的老院子,蓄积到肺腑里的好空气,可以供养我在城里吐纳上一段时日了。我有时真想从网络里的社交平台抽身全退,没有刷屏的干扰与焦虑,去老院子里重拾发黄旧信读一读,去老院子里把那些潦草翻翻的书静下心来好好读完,在书里遇见情投意合的心灵,遇见不可与外人道的幽微感受。在乡下宋哥老院子后边山岩中,有一个巨大山洞,我要一个人去那里坐一坐,看那苍苍亿万年的山岩,想起一个词叫地老天荒,人这一生,真如天地间渺渺一沙鸥。

这些年我接触了不少美食和吃货,一个能稳稳把握自己口福的人,大抵都是豁达阳光之人。人声鼎沸的酒家很少让我流连,倒是市井街巷里的小馆子,柔柔抚慰着我的肠胃。深巷美食,暗藏在那些毫不起眼的小馆子里。小馆子里的大门、墙壁、地板、桌椅上,都有着

岁月的浸透。小馆子里整日飘忽游荡的油烟味,就是世俗人生的滋味。

去年秋天,我在城里一个僻静角落里转悠,奇迹一般遇到老城里一家叫“胖大妈”的蹄花馆。当年小馆子的主人是一个身材肥胖的老太太,食客们都叫她“胖大妈”。“胖大妈”总是笑眯眯的,慈祥安宁。“胖大妈”炖的蹄花汤,在炉子里一般要炖好几个小时。一碗雪白如乳汁的蹄花汤盛在青花瓷碗里,汤里漂浮着细碎葱花,炖得软软的猪蹄子,用筷子轻轻翻转,骨肉相连的雪白中夹着一层粉嫩的红,那是瘦肉部分。把软烂的猪蹄儿夹入嘴里,卷动舌头与之亲昵拥抱,还没等牙齿前来相助,从骨头上滑落的肉早已顺着喉咙下了肚。再喝一口蹄花芸豆汤,舒服的感觉漫向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而今,当年那家专卖猪蹄花的小馆子主人,是“胖大妈”年近60岁的小儿子。那天我去馆子里重温一碗乳白的蹄花汤后,起身去拥抱了“胖大妈”的小儿子。我告诉他,我是当年这家小馆子的常客。他拍了拍我的肩说,我现在也不缺钱了,把这馆子重新开起来,一是告慰去世的母亲,二是把当年那些老食客们找回来。

2025,让我做一次闲云野鹤的漫游,去寻找那些旧日美味的小馆子,城里的,老镇老街上的,沿着一条虚线与实线与它们久别重逢。小馆子里那些旧日食物的味道,也有着时间发酵蒸腾出的人生百味。

光阴的旅程里,牵引我步履的还有城里的老巷子。老巷子刻着城市的年轮,是城市隆起的皱纹,是旧衣物上打的补丁;还有老店铺,那里卖着针头线脑,可以供养着一个人的日常需要,让我懂得,这世间的所有营生,是相互照应与彼此成全,那些谋生的手艺人,与一条街、一条巷的命运,紧密地渗透在一起;还有群山里一家老工厂的遗址,老工厂的厂房早已在荒草杂蔓中塌陷,但我在那里还恍若听见车间里锻造机器零件的声响,浮现铁水奔流与钢花四溅的场景,让一代人的记忆,飘得绵长,成为云朵里的一部分。

2025,这些时间里的旅程,在我的脚底、心房蔓延成根须,让我的生命之树,汲取更丰盛的生长力量。